

東亞戰略架構中核武的角色： 擴散與嚇阻穩定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in East Asia's Strategic Framework: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Deterrence Stability

陳世民 *Chen, Shih-min*

台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目前東亞核武擴散危機能否順利化解，對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戰略均勢及台海安全，均將造成重大衝擊。本文首先分析目前東亞既定戰略架構中，美國的核保護傘所構成的延伸嚇阻的角色，此角色實為維繫目前東亞嚇阻穩定之關鍵。之後則探討此一角色受到中共核武的垂直擴散與北韓核武的平行擴散之挑戰。而後則分析飛彈防禦是否足以因應此些挑戰，以維繫美國延伸嚇阻的可信度，並緩和東亞的核武擴散。面對此一目前仍快速變化中的東北亞安全局勢，台灣應妥善因應，以避免台灣的安全利益被邊緣化，尤其是面對可能出現的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並審慎關注東北亞戰略架構的轉變，尤其是東北亞各國核武實力的發展，和美國延伸嚇阻之安全承諾的可信

度、飛彈防禦，及不擴散機制之間的關連，未來將如何發展及影響各國對外關係、東亞戰略格局及兩岸安全關係，實為日後值得關注之發展。

Over the past year, the security issue of East Asia has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and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instigation and expansion of an arms race in the Asian Region will have a massive impact on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of Taiwan.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due to the recent aggrava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generation nuclear weapons. Will Japan tolerate another neighboring country to be in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while it remains to be the only country in North-east Asia without nuclear weapons? And how will this affect Tokyo's faith in the protection of US nuclear umbrella? This is the chief concern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because the emergence of a nuclear Japan will inevitably have a vast impact on the existing East Asian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balance of power.

關鍵詞：東亞核武擴散、中共核武、北韓核武、飛彈防禦、台灣安全

Keywords: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East Asia, China's Nuclear Weapons,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Missile Defense, Taiwan's Security

壹、前言

東亞地區目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便是核武擴散危機及軍備競賽，現今東亞除了目前被視為全球核武發展最積極與快速的中共，其二代核武即將在未來十年內部署完成之外，2006年10月北韓核武亦試爆成功，即使2007年六方會談已經有所進展，然而距離北韓核武擴散危機的順利解決，仍有一段遙遠與未知的路。這些核武的垂直與平行擴散，勢必對東亞之既定戰略架構與嚇阻穩定（deterrence stability）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中共核武實力之日益增強，以及一個已擁有長程飛彈，如今再加上核武的北韓的出現，是否將會影響到日本對美國核保護傘（Nuclear Umbrella）的信任呢？尤其是此保護傘對於延伸嚇阻（extend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實為目前東亞嚇阻穩定與核不擴散機制的基石。日本是否能容忍其近鄰又多了一核子強權，且使其處於東北亞唯一未擁有核武的國家的窘境呢？此一核武擴散骨牌效應，實為真正令大家擔憂之處，畢竟一個核武日本強國的出現，勢必大為影響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與戰略均勢。而面對此一核武擴散危機，美國主導的東亞結盟體系之主要因應對策乃戰區飛彈防禦（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後者能否維持東亞既定戰略架構的穩定，及緩和東亞的核武軍備競賽與擴散，這些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因此本文首先將分析目前東亞既定戰略架構中，美國的核保護傘所構成的延伸嚇阻的角色，此角色實為維繫目前東亞嚇阻穩定之關鍵。之後則探討此一角色受到中共核武的垂直擴散與北韓核武的平行擴散之挑戰。¹而後則分析飛彈防禦是否足以因應這些挑戰，以維繫美國延伸嚇阻的可信度，並緩和東亞的核武擴散。面對核武擴散所導致東亞局勢的快速變遷，對未來的台海安全亦勢必有其不容忽視的影響，本文將在結論中對此做一展望。

¹ 核武擴散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為平行擴散(horizontal proliferation)，指核武及其相關原料、技術擴散至其他國家或團體。一為垂直擴散(vertical proliferation)，則指核武國本身核武實力的增強。

貳、東亞戰略架構與嚇阻穩定： 美國核保護傘「延伸嚇阻」的角色

東北亞的既定安全架構中，存在著兩個具有長程核武攻擊能力的在地國：俄國及中共，加上目前正在發展此一能力的北韓。此能力對其他東北亞國家(日本、南韓)所構成的潛在威脅，乃憑藉著遠在大平洋彼岸的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而此一核保護傘所構成之延伸嚇阻的可信度，乃維繫東北亞核不擴散機制的基石。至於此些東北亞核武國對美國本土的核武攻擊能力，則是影響此一延伸嚇阻之可信度的關鍵因素。

冷戰時期東亞如世界其他地方般處於美、蘇的兩極對峙架構，美國的核保護傘不僅提供其日本及南韓等盟國的安全保障，1970-80年代亦間接保護著中共，以嚇阻蘇聯的威脅。²冷戰結束後，東亞戰略架構之最大變化便是蘇聯的瓦解及俄國軍事角色的大幅下降。俄國雖然仍擁有和美國約略相當的戰略核武能力，而令人不容完全忽視其安全角色，然而俄國已不再提供北韓核保護傘的安全保障，³這或許是北韓決定發展核武以維繫其政權之原因之一。在此轉變下，美國領導的東亞結盟體系已成為主導此區域權力平衡的支柱。至於中共在冷戰結束初期一片要求降低核武角色之聲浪下，北京乃核武國中唯一仍延續其冷戰時期的核武發展計劃，積極發展其二代核武，並明顯地轉向以美國為其核武之主要假想敵。其現今約略二十枚足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飛彈的實力，可說亦是美國對東亞踐履其安全承諾時的一大顧慮。在6、70年代中共核武已可

² 有關冷戰時期美國的「延伸嚇阻」在亞太地區的角色，請參見：William T. Tow, *Encountering the dominant player: U.S. extended deterrence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³ 1991年8月19日，前蘇聯領導層發動政變，政變最後失敗，並導致了蘇聯最後解體。葉爾欽藉此機會掌權上台，擔任1992至1999年的俄國總統。然而在此一政變過程中，北韓選擇了支持發動政變的將領，導致葉爾欽掌權期間和北韓之關係十分冷淡。在90年代俄國親西方政策下，俄國在東亞之角色及影響力亦快速式微。

威脅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時，由於美國向來十分重視核門檻(Nuclear Threshold)的象徵意義，因此對美國予其亞洲盟國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多少已有所影響⁴。然而到了1980年東風五號洲際飛彈、試爆成功，進而逐漸得以威脅到美國本土之後，此一影響更形加大，這使美國的亞洲盟邦亦有需要如西歐國家般思考一個問題：當中共與其作戰時，美國是否願用紐約或夏威夷被摧毀的代價，來保護東京、漢城呢？這對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甚深的台灣而言更具意義。

最明顯的例子即1995-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時，面對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至台海，據傳中共負責和美國軍事交流的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當時便告訴前往北京訪問的美國前國防部官員傅立民(Charles Freeman)：美國不會在與中共的任何衝突中防衛台灣，因為它「對洛杉磯的關切甚於對台北的關切」。這自然是指中共核武對美國本土的威脅，而此威脅似乎亦為華盛頓所明顯認知到，此段話曾被美國一些官方報告引用，如1998年的飛彈威脅評估及1999年的寇克斯(Cox)報告。⁵另外據傳2002年12月美國家安全會議顧問萊斯亦曾面告來訪的中共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美國無法接受他1995年以核武威脅洛杉磯的說法。⁶美國對台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多少受中共此一得以攻擊美國本土的核武實力的影響，這實為目前美、中、台安全關係之既定架構。⁷底下本

⁴ Liu Yueh-Yun, *China as a Nuclear Pow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72), p. 58. 韓戰及越戰乃明顯的兩個例子，美國在此二戰爭中，均避免將軍事行動擴大到有核國(蘇聯、中共)的領土，即使深知他們對其敵軍之補給有重大作用。

⁵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July 15, 1998); Christopher Cox et al.,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ox Repor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105-851 Declassified Report Release Date: May 1999(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193.

⁶ 《中國時報》，(2002年12月11日)，頁7。引自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2002年12月11日的報導。

⁷ 有關核武影響下的美、中戰略關係，請參見：Brad Roberts, *China-U.S. Nuclear Relations: What Relationship Best Serves U.S. Interests?*(Alexandria, V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2001); Jeffrey G. Lewis, "U.S. Nuclear Posture and the logic of Restraint," in Jeffrey G. Lewis, *The minimum means of reprisa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the nuclear age*(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7),

文將就目前東亞地區影響東亞既定之戰略架構與嚇阻穩定的二因素：中共之核武垂直擴散及北韓的核武平行擴散，分別探討之。

表一：五大核武國之核彈頭數量演變(1989-2005)

Year	U.S.	Russia	U.K.	France	China	Total
1989	22,174	39,000	300	410	435	59,124
1990	21,211	37,000	300	505	430	55,863
1991	17,287	35,000	300	540	435	48,176
1992	14,747	33,000	300	540	435	40,161
1993	13,076	31,000	300	525	435	34,897
1994	12,555	29,000	250	510	400	30,571
1995	12,144	27,000	300	500	400	27,131
1996	11,009	25,000	300	450	400	24,121
1997	10,950	24,000	260	450	400	23,203
1998	10,871	23,000	260	450	400	22,637
1999	10,824	22,000	185	450	400	22,184
2000	10,577	21,000	185	470	400	21,871
2001	10,527	20,000	200	350	400	20,567
2002	10,475	19,000	200	350	400	20,150
2003	10,421	18,000	200	350	400	29,317
2004	10,358	18,000	200	350	400	29,308
2005	10,295	17,000	200	350	400	28,245

資料來源：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uclear Notebook: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6,"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62, No.4(2006), p.66.

參、垂直核武擴散對東亞嚇阻穩定的影響： 中共二代核武發展的衝擊

中共近來被視為亞洲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軍力現代化進程，乃其日後能否成功崛起的主要變項之一，而中共核武之現代化對全球安全的影響尤其受到關注。畢竟中共之傳統武力自 80 年代初積極現代化至今，軍隊數量雖然全球第

一，但武器裝備仍不夠先進，投射能力有限，充其量只是一支數量龐大的防禦部隊，缺乏至中國境外做持續性大規模干預作戰之能力，頂多僅能防敵於邊界或威脅其鄰近區域，但這在他國擁有核武之情況下則無何作用。唯有核武方真正突顯出中共之戰略地理角色，因為它使中共具有了大規模摧毀能力之遠程投射力量，進而影響全球安全及權力均勢。而其 80 年代初逐漸獲致的第二擊核武報復能力，⁸亦是中共現今嚇阻外來強權入侵的主要力量，及其獨立自主之重要能力象徵。

在冷戰結束後一片核武裁減聲中，中共是現今五大官方核武國中唯一仍繼續其冷戰時期擬定的核武發展計劃，積極增強其核武質與量的官方核武國。中共第一代核武除巨浪一號以外，都是使用液體燃料的彈道導彈，機動性較差，洲際導彈儲存在固定的發射井裏，容易被偵察衛星發現，殘存能力備受質疑。然而中共目前積極發展並即將完成的第二代核武，⁹都是固體燃料的導彈，體積小，機動性強，自動化高，洲際導彈基本上都儲存在機動卡車上。儲存、豎起、發射三個功能都在一輛卡車上，卡車在不同的洞庫之間機動轉移，偵察衛星和偵察飛機較難發現，具有較強的戰時生存能力。在中共核武現代化的進展下，其機動性、精確性、數量的增加，及指揮與控制能力的提昇，將使中共擁有一支更具有實戰(War-Fighting)能力的核武力量。

此外，中共自 80 年代末開始研發的 094 型戰略核潛艇，具有噪音小、隱蔽性強、機動性大、生存率高、導彈射程遠等特點，並具有C⁴ISR系統，裝備的巨浪二型即東風三十一潛射型遠端戰略導彈，每枚可攜 3 至 6 枚核彈頭。094

⁸ 中共對自身所擁有的可殘存於敵人第一擊的核武報復能力的自信，最具權威的證據或許是 1983 年 11 月 29 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所提到的一段話：「我們有一點核武器，法國也有一點，這本身就是壓力作用。你有，我也有，你要毀滅我們，你自己也要受到點報復。」張進喜、王顯存，〈毛澤東軍事思想與我國的核戰略理論〉，《軍事知識》（北京），1988 年 5 月，頁 5。而中共在 1982 年一般視之為「可信的第二擊武器」的潛射導彈（SLBM）試射成功後，不論是西方或中共，大多已評估中共之核武已具有可存活性。因此倘若我們認為中共在 80 年代初，已逐漸擁有或被認知擁有可殘存於敵人第一擊的核武報復能力，這應是可以接受的。此一能力的獲致，使中共脫離其核武發展初期所易遭致敵人對其核武做預先手術攻擊的「誘惑時期」。

⁹ 中共的第二代核武是：東風-21、東風-25、東風-31、東風-41、巨浪-2 等。

型戰略核潛艇有 16 個導彈發射筒，若每枚導彈裝 6 個彈頭，一艘攜 16 枚導彈的戰略核潛艇最多具有同時打擊 96 個目標的戰力。從整體看，高航速、低噪音性能的 094 潛艇，具有進出太平洋中心地帶的自由，再配上射程 8000 公里的巨浪二型導彈，具有覆蓋整個歐亞大陸、澳洲與北美的核打擊能力。主要解釋。

爲保持核嚇阻力量，中共可能會像法國那樣建造 6 艘 094 型戰略核潛艇，達到兩艘在戰區值班巡航、兩艘在基地與戰區往返、兩艘在基地補給與維修的部署模式。當部署完成以後，6 艘潛艇可同時對 576 個遠端目標實施核攻擊，是未來中共核嚇阻力量之主力。首艘在 2003 年左右下水，預計 2005 年服役。

10

表二：中共已部署之核武實力 2006 年

載具型號	東風-3A	東風-4	東風-5A	東風-21A	東風-31	東風-31A	巨浪-1	轟-6	強-5
西方命名	CSS-2	CSS-3	CSS-4	CSS-5	CSS-X-10	?	CSS-N-3	B-6	A-5
種類	IRBM	ICBM	ICBM	IRBM	ICBM	ICBM	SLBM	轟炸機	
試射(飛)日期	1967, 5, 26 ^A	1971, 9, 10 ^A	1980, 5, 18 ^A	1985, 5, 20 ^C	1995, 5 ^B	?	1982, 10, 7 ^F		
部署日期	1971, 3 ^A	1980 ^{CD} 1978/9 ^E	1981 ^{CE}	1985- 86 ^D	約 2006 ^D	2007 -2009 ^D	1983/4 ^E 1986 ^D	1965 ^D	1972 ^D
射(航)程(公里)	2500 ^F - 3100 ^D	4750 ^D - 7000 ^E	13000 ^D	1800 ^D	約 8000 ^D	約 12000 ^D	1700 ^{CD} - 3000 ^E	3100 ^D	400 ^D
2006 年彈頭數 ^D	16	22	20	21	?	?	12	20	20
2006 年載具數 ^D	16	22	20	21	?	?	12		
能載彈頭數 x 彈頭火力(tonne)	1 x ^D 3.3mt	1 x ^D 3.3mt	1 x ^D 4-5mt	1 x ^D 200-300kt	1or MIRV x 700kt ^H	?	1 x ^D 200-300kt	1 x 炸彈 ^D	1 x 炸彈 ^D
飛彈節數	1 ^C	2 ^C	2 ^C	2 ^C	3 ^B		2 ^C		
燃料 ^C	液態	液態	液態	固態	固態		固態		
直徑(公尺) ^C	2.25	2.25	3.35	1.4	?		1.4		
高度(m) ^C	24	28	32.6	10.7	?		10.7		

¹⁰ Lyle Goldstein and William Murray, "Undersea Dragons: China's Maturing Submarine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2(2004), p.172.

發射處	機動 ^B	地窖 ^B	發射井 ^B	機動 ^B	機動 ^B		1 夏級潛艇 B		
發射所需時間 ^G	數分鐘	數分鐘	數分鐘				數分鐘		
可威脅處	亞俄、 菲律賓	歐俄 關島	美國本土	日本 琉球	歐俄				

(仍有約 70 個彈頭庫存中^D)

MRBM: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RBM: Intermediate-Range Ballistic Missile;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SLBM: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資料來源：

A: 閻少軍，〈我國進行核試驗、發射戰略導彈運載火箭地球衛星簡況〉，《軍事史林》(北京)，總第 26 期 (1990 年 1 月)，頁 50-51。

B: Robert S. Norris & William M. Arkin, "Nuclear Notebook: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01,"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57, No.5(2001), p.72.

C: John Wilson Lewis & Di Hua, "China'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Technologies, Strategies, Goa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2(1992), pp.9-11.

D: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Chinese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6,"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62, No.3(2006), p.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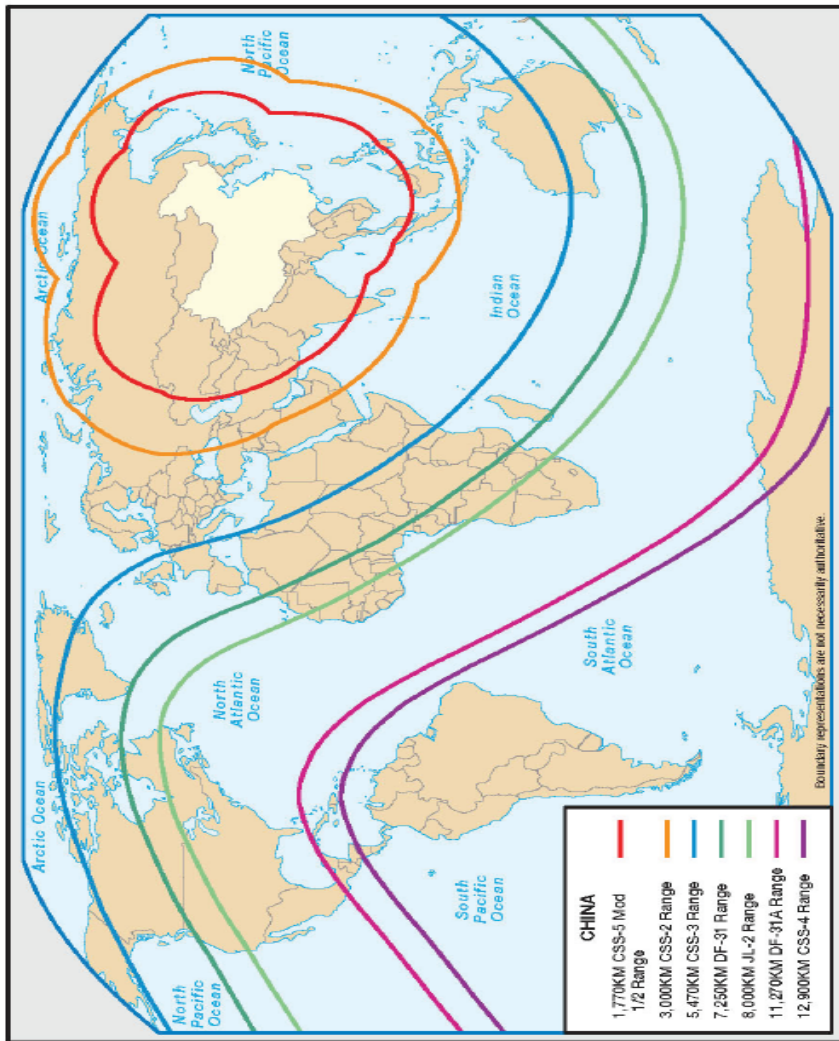
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3-1994*, (London: IISS, 1994), p.244.

F: 姜直操編譯，〈中國核力量概況〉，《軍事史林》(北京)，第 4 期 (1991 年)，頁 16-18。

G: Robert E. Johnson, "China's Nuclear Forces and Policies," in Larry M. Wortzel, ed.,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1988), p.70.

H: Harold Brown, Joseph W. Prueher and Adam Segal, *Chinese Military Power*(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3), p.49.

圖一：中共各型核武飛彈之威脅範圍



資料來源: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PRC 2007*, p.19.

據西方估計，中共的核武庫擁有 400 多枚核武器。這些武器包括飛機、陸基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還包括長程大炮在內的非戰略系統投擲和發射。¹¹根據美國政府的報告，美國國防部在 2004 年估計，中共目前擁有大約 20 枚能夠打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到 2010 年可能增加到 60 枚。¹²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預測是：中共得以用來對付美國戰略彈頭數量規模，到 2015 年中共將可能增加到 75-100 枚彈頭。¹³

表三: 2015 年中國足以威脅美國本土之飛彈及彈頭的評估

型號	2006 年		2015 年 (DF-5A 乃單一彈頭)		2015 年 (DF-5A 乃多彈頭)	
	飛彈	彈頭	飛彈	彈頭	飛彈	彈頭
DF-5A	20	20	20	20	20	60
DF-31A	0	0	55	55	40	40
總額	20	20	75	75	60	100

資料來源: Hans M. Kristensen, Robert S. Norris, and Matthew G. McKinzie, *Chinese Nuclear Force and U.S. Nuclear War Plan*(Washington, D.C.: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2006), p.44.

¹¹ Hans M. Kristensen, “Chinese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3,” *SIPRI Yearbook 2003: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http://projects.sipri.se/nuclear/china.pdf>.

¹²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PRC 2004*, p.37.

¹³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hrough 2015, Dec. 2001,” http://www.cia.gov/nic/pubs/other_products/Unclassifiedballisticmissilefinal.pdf.

肆、平行核武擴散對東亞嚇阻穩定的影響： 北韓核武擴散危機的衝擊

自從北韓 2003 年初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後，使印、巴相繼核試後備受擔憂的東亞核武擴散危險再度成爲國際關注的焦點。¹⁴這主因此區域的所有非核國，不論是南、北韓、日本及台灣，均有能力在短期內發展出核武，更重要的是過去 3、40 年來，他們在均曾或多或少被懷疑有意圖要獲取核武。因而北韓核武之發展，令人擔憂是否會引起骨牌效應，而導致東亞核不擴散機制如南亞般的瓦解。¹⁵

冷戰時期此一骨牌效應之所以未惡化，主要乃依靠美、蘇兩超強的影響力來阻止，尤其是他們核子保護傘「延伸嚇阻」的可信度。¹⁶冷戰結束後，北韓喪失了蘇聯的安全保護，然而昔日蘇聯對平壤發展核武及飛彈的約束亦隨之消失。北韓領導者爲求自保與維持政權，積極發展飛彈，至於是否有在發展核、生、化等大規模摧毀武器，亦一再受國際質疑。如今平壤再次像 1993-94 年那樣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縱然平壤一再聲明這不代表其將發展核武，然而此一退出已使北韓之核武發展處於一不受監視的狀態。更重要的是此一惡例一開，將大傷核不擴散條約機制的權威及約束力。

畢竟不同於印、巴二國自始即未加入核不擴散條約，北韓乃第一個條約簽

¹⁴ 有關北韓核武危機之發展，請參見：Yōichi Funabashi, *The peninsula question: a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Korean nuclear crisis*(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Gilbert Rozman,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Korean nuclear crisis: four parties caught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¹⁵ 有關東亞核不擴散機制之運作及所面臨的挑戰，請參見：Andrew O'Neil,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quest for securit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¹⁶ 請參見：Anthony DiFilippo, *Japan's nuclear disarmament policy and the U.S. security umbrella*(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Katsuhisa Furukawa, "Making Sense of Japan's Nuclear Policy: Arms Control,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the Nuclear Option," in Benjamin L. Self and Jeffrey W. Thompson, eds., *Japan's Nuclear Options: Security,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The Stimson Center, 2003), pp.95-147.

字國宣布退出此約。倘若北韓成功發展核武，甚至如印、巴般，日後對他們的譴責僅只於口頭，但並未遭受到太多行動上的制裁，則未來核不擴散條約機制之運作必然大受影響。倘若回顧此些東亞非核國家昔日與核武發展相關的言論與行爲，更可以了解此一發展何以令人憂心。日本長期以來的核武政策雖然有所謂的「核三不原則」(不製造、不引入、不持有)，然而若更詳細探究日本政府之態度，此三原則僅是日本眾議院通過的決議案，本身並無法律拘束力。¹⁷而對於以社會黨爲主的反對黨提議將之定爲法令的要求，日本自民黨政府不僅長期以來一直拒絕，且持續維持著 1957 年岸信介首相所宣示的看法：「一支僅爲了自衛且不會威脅他國的小型核武的發展」並不會違反非戰憲法。¹⁸之後在不同的時機，日本官方多次宣示發展一防禦性核武的合法性，包括 1993-94 年的北韓核武危機時，當時日本甚至暗示一旦北韓成功發展了核武，日本將發展防禦性核武來因應。¹⁹此外，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對於將其領土宣示爲「非核區」的建議，也一直不予理會。²⁰

至於經常被質疑有發展核武之能力與意圖的南韓，亦多次在其澄清未發展核武的聲明中，提到「只要日本不發展核武」的前提，這明顯暗示其將跟隨日本發展核武的可能性。而台灣 1988 年的張憲義事件，亦顯示出台北面對中共的武力威脅下，亦曾思考過且有發展核武。目前面對中共、北韓核武及長程飛彈的發展，是否會加重日本、南韓等美國的東亞盟邦對美國核子保護傘的質疑，而使之增強發展「獨立嚇阻能力」之意圖呢？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至今 2008 年已超過 5 年，在這段期間中，日本國內有關發展「防禦性核武」的討

¹⁷ Savita Datt, "Japan: On the Nuclear Option Threshold," *Strategic Analysis*, Vol.16, No.3(1993), p. 285.

¹⁸ Eric Seizelet, "Les ambiguïtés du discours politique japonais," *Autrement* (Paris), No.39(September, 1995), p.114; James R. Van de velde, "Japan's nuclear umbrella: U.S.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for Japa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 Vol.7, No.4(1988), p.19.

¹⁹ "Official says Japan will need Nuclear Arms if N. Korea Threatens," *The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9 1993, p.A4.

²⁰ Andrew Mack, "A Northeast Asia Nuclear-Free Zon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ndrew Mack ed. *Nuclear Policies in Northeast Asia*(Geneva & New York: UNIDIR 1995), p.105.

論已逐漸出現，²¹而其防衛方針、防衛戰略、防衛態勢和武器裝備均發生了重大變化。

北韓核武危機開始後半年，2003年6月6日，日本參議院通過了《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等所謂「有事三法案」，²²並於當月開始生效。除此之外，2003年3月28日更首次發射用於國防的衛星(情報搜集用)。2004年11月17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又提出《憲法修正草案》，主張要全面修憲，僅留下現行憲法第9條中的第一項「放棄戰爭」，「保持行使個別自衛權、集團自衛權所需的最低限度軍事力量」。並明確表示要設置「自衛軍」，自衛隊可以參加包括行使武力的「國際貢獻」活動。2006年日本更進一步將「防衛廳」改為部級單位「防衛省」，「自衛隊」亦改稱為「自衛軍」。上述日本「正常國家化」的快速進展，日後是否會走向發展核武，這實為北韓一旦擁有核武之後續發展上，真正令人擔憂之處，畢竟一個核武日本強國的出現，勢必大為影響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與戰略均勢。針對北韓核武問題召開的六方會談已召開數次，然而至今已超過5年的危機仍未獲解決。此一問題未來不論如何發展，其對台灣所處東亞地區的安全，已造成難以忽視的衝擊。

²¹ 有關近來日本核武發展議題的爭論，請參見：Llewelyn Hughes, "Why Japan Will Not Go Nuclear (Ye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the Nuclearization of Jap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 No.4(2007), pp.67-96. Andrew L. Oros, "Godzilla's Return: The New Nuclear Politics in an Insecure Japan," in Benjamin Self & Jeffrey Thompson eds., *Japan's Nuclear Option: Security,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Clifton W. Sherrill, "The Need for a Japanese Nuclear Deterrent,"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0, No. 3, 2001, pp. 259-270. Yuri Kase, "Japan's Non-nuclear Weapons Policy in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Issu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World Affairs*, Vol.165, No.3(2003), pp.123-131.

²² 三項法案不但規定日本自衛隊可以行使武力，而且根本不提“日本有事”在地理上的界定，三法案所謂“有事”，不僅指既成事實的“遭受武力攻擊”，甚至連“事態緊迫，可以預測將受到攻擊的局面”以及“有被攻擊的危險”也被統統納入“有事”範圍。據此，日本當局便可以根據自己對事態的預測和判斷，先行發動攻擊以解除潛在威脅。

伍、「延伸嚇阻」、核武擴散與飛彈防禦

面對冷戰結束後中共核武及北韓大規模摧毀武器的發展，飛彈防禦可說是目前美國的主要因應措施。美國一再說服其東亞盟國相信，飛彈防禦得以提昇美國本土及其東亞駐軍的安全，這將有助於維繫美國「延伸嚇阻」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此外，在飛彈防禦得以有效降低北韓、中共之飛彈威脅下，或許亦得以降低其發展核武的動機，因而有助於減緩東亞之核武擴散。²³藉此以說服其東亞盟國支持、加入及金援美國飛彈防禦的研發、部署。過去幾年來對東亞既定戰略架構造成影響的，主要是來自小布希總統上台後美國安全政策之轉變，而九一一事件對美國發展飛彈防禦又有不少催促作用。

九一一事件對美國造成巨大震撼，它明顯提昇了美國人民對他們國家本土之脆弱性的認知，此一認知結合冷戰結束後大規模摧毀性武器（核、生、化）和飛彈的擴散問題，可說大大喚醒與再次提醒美國人民他們國家和其他國家一樣，在1957年洲際飛彈問世後，就失去了「無條件的生存能力」。核子與飛彈時代所導致的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本土脆弱性，這一事實並未因冷戰結束而消失，但卻可能因冷戰結束十多年及美國成爲唯一超強之後而被淡忘了。因此這幾年來美國之安全政策強調「本土防衛」的重要性，2002年6月退出被小布希稱爲是冷戰遺緒的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積極研發爲了防衛美國本土的全國性飛彈防禦體系(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若再結合2002年1月公布的新版「核武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的內容，這已大致釐清了小布希在2001年5月所提出的「攻防兼具的新嚇阻觀」(New concepts of deterrence that rely on both offensive

²³ 有關美國的此一邏輯，請參見下文之討論：Keith B. Payne, "Proliferation, Deterrence, stability and Missile Defens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13, No.1(1994), pp.117-129;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2003), pp.86-118.

and defensive forces)下的「新戰略架構」(New Strategic framework)的內涵。²⁴此一象徵著美國對於如何「維繫全球戰略穩定」之思維的重大轉變，以及對本土脆弱性的認知之重起與安全政策的調整，²⁵對中共、北韓核武之發展會造成如何之影響，它對依賴美國之安全承諾甚鉅的東亞戰略架構造成如何之衝擊呢？

美國的NMD或許尚不致影響美、俄的戰略嚇阻穩定關係，然而對既定的中美戰略關係卻極可能造成不小衝擊。目前既定的美、中戰略架構，有可能因美國退出ABM條約並積極研發部署NMD而有所轉變。長期以來，中共所擁有的約四百枚彈頭的核武，面對美、俄上萬枚彈頭的核武實力，之所以北京仍自認能建構出一支可信的嚇阻及報復能力，主要乃是由於ABM條約的約束使美、俄本土對彈道飛彈幾乎處於不設防狀態。²⁶由於中共目前約二十枚能攻擊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可能大半被NMD所抵銷，如此將使中共擔心美國是否將因NMD的部署，而重新獲致對中共發動第一擊的實力，使中共再度須面對其核武發展初期「預先手術式清除其核武」之威脅的可能性，²⁷這對中共和美

²⁴ 「攻防兼具的新嚇阻觀」下的新戰略架構，乃小布希於2001年5月1日之一演講中所提出的。此演講稿請見：“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peech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n missile defens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5/20010501-10.html>

²⁵ 美國官方有關此一「新戰略架構」的進一步解釋，請參見：John Bloton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New Strategic Framework: A Response to 21st Century Threats,”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New Strategic Framework*, Vol.7, No.2(July 2002), pp.5-6; Kerry Kartchner (Senior Advisor for Missile Defense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ssile Defenses and Approaches to Deterrence,”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ps/0702/ijpe/ijpe0702.pdf>.

²⁶ 1972年美、蘇簽定的ABM條約中，規定雙方只能在首都及一個ICBM基地這兩處部署ABM系統，藉放棄防禦來保證以雙方第二擊報復能力為基礎的「戰略穩定」；1974年雙方之議定書又改為只能有一處，蘇聯選擇首都莫斯科，美國選擇一處ICBM基地，但美國後來認為無何用處而放棄部署。在此約的約束下，美、蘇兩國本土對彈道飛彈可說均處於不設防狀態，這對法、英、中共等其他中型核武國之核嚇阻力量的可信度甚有助益。有關ABM條約體制的形成過程，參見 Antonia H.Chayes and Paul Doty, *Defending Deterrence : Managing the ABM Treaty Regime into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Pergamon- Brassey's, 1989).

²⁷ 有關六、七〇年代中共在其核武發展初期所面對的「預先手術式清除其核武」之威脅，參見：陳世民，〈中共核武發展與其對外關係之演變---冷戰時期（五〇至八〇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6期（2003年），頁29-57。

國的戰略關係將造成重大衝擊。²⁸

針對此一新戰略局勢，中共若要避免此種威脅，似乎亦只有增加其核武數量一途而已。長期以來，大陸具官方色彩的專家學者便多次指出，NMD將使中共增加其核武數量及研發多彈頭導彈，而多項研究亦認為以中共目前的經濟能力及核原料儲量，北京其實可以輕易地 2、3 倍其核武數量。²⁹雖然不少美國學者指出美國即使不部署NMD，中共亦將繼續其核武現代化。然而中共長期以來的核武發展政策乃重質不重量，倘若因NMD而改採質量並進的政策，其核武數量的增長對區域及國際安全仍將造成不小衝擊。在美國 2001 年 12 月宣布將退出ABM條約之前，美國對中共核飛彈對其本土的威脅評估，大多認為未來 10 至 15 年將達「數十枚」。然而退出ABM條約之後所公布的第一份「飛彈威脅評估」中，美國則改而使用「在 2015 年可能擁有 75 到 100 枚」的評估。³⁰而且，目前中共第二代核武即將逐漸完成，就其發展來看，新一代核武的重心，如 094 核潛艇的導彈(8000km射程)或新一代洲際飛彈，十分明顯主要是針對美國的。此外，近年來亦有不少報導指出中共正在研發多彈頭導彈於其第二代核武。³¹

中共的此一可能因應，會對東亞戰略架構造成如何之可能影響呢？如果

²⁸ 參見：Alan D. Romberg & Michael McDevitt, eds., *China and Missile Defense: Managing-U.S. PRC Strategic Relations*(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Joanne Tompkins, "How U.S. Strategic Policy Is Changing China's Nuclear Plans,"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01-02/tompkins_janfeb03.asp; Brad Roberts, *China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1955 to 2002 and Beyond*(Alexandria, VA: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alysis, September 2003); 時殷弘，〈國家導彈防禦計劃與中國的對策〉，《中國外交》(北京)，第 7 期(2002 年)，頁 47-51。

²⁹ Banning N. Garrett &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Winter 1995/96), p.74.

³⁰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oreign missile developments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hrough 2015," http://www.cia.gov/nic/pubs/other_products/Unclassifiedballisticmissilefinal.pdf; 美國 2003 年的〈中共軍力報告〉則評估：「此一得以攻擊美國的ICBM，到 2005 年可達 30 枚，而 2010 年前可能達到 60 枚。」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PRC, 2003*, p.31.

³¹ 參見：Joanne Tompkins, "How U.S. Strategic Policy Is Changing China's Nuclear Plans,"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3_01-02/tompkins_janfeb03.asp

ABM 條約體制的瓦解導致中共或北韓增加其核武數量，這對美國予其東亞盟國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當然會造成影響。此發展所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亦令人感到擔憂，一旦美國的延伸嚇阻不再可信，日本、南韓等國會因而有意發展獨立嚇阻力量呢？然而，倘若美國部署的 NMD 能大幅抵銷中共及北韓核武對美國本土的威脅，這亦能使美國在履行其對東亞之安全承諾時較不受核訛詐，而有助提昇美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

此外，面對於東亞之核武及飛彈威脅，TMD 乃當前美國的主要因應方式。即使 TMD 無法提供「面」的有效防禦，但對美國所重視之亞洲軍事基地的「點」的防禦或許尚稱有效。而駐東亞之美軍若因 TMD 的部署而不怕北韓或他國的核訛詐，這自然有助於提昇美國在東亞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而這或許有助於減緩日本發展獨立嚇阻力量（如核武）的需求。³²值此北韓核武危機之際，這是否會減輕中共對東亞之 TMD 的反對呢？畢竟在選擇要面對一擁有核武或部署 TMD 的日本之間，中共很明顯將寧願面對後者，因為後者對中共不具有攻擊性威脅，且 TMD 亦難以完全減除中共飛彈對日本領土的威脅。因此既定的中日戰略架構不致有何變化，但一核武日本的出現必然將大為改變此一架構。

上述中共、北韓核武實力的發展，和美國「延伸嚇阻」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飛彈防禦，及不擴散機制之間的關連，未來將如何演變及影響東亞戰略格局，實為日後不容忽視的一發展。

陸、結論：對台海安全的意含

³² 參見：Taeho Kim, “East Asian Reactions to U.S. Missile Defense: Torn between Tacit Support and Overt Opposition,” in Andrew Scobell & Larry M. Wortzel eds.,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Power: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Ballistic Missiles, and conventional capabilities*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f U. S. Army War Colledge, 2002), pp.119-220. Michael D. Swaine & Loren H. Runyon, “Ballistic Missiles and Missile Defense in Asia,” *NBR Analysis*, Vol.13, No.3(2002). Thomas Christensem,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nd Taiwan’s Security,” *Orbis*, Vol.44, No.1(2000), pp.79-91.

如前所述，目前北韓核武擴散危機能否順利化解，對既定的東亞權力架構及戰略均勢，均將造成重大衝擊。面對此一目前仍快速變化中的東亞安全局勢，台灣應妥善因應，以避免安全利益被邊緣化，尤其是六方會談一旦成功，可能出現一個台灣難以參加的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然而六方會談一旦失敗，致使東亞核不擴散機制在南、北韓、日本間瓦解了，是否會因而減小美國對台灣發展一有效的獨立攻擊性嚇阻力量的約束，這實亦值得思考。

冷戰時期台灣多次傳出有意發展核武，當時最大的阻力明顯來自美國。在冷戰時期，中共難以獨力應付蘇聯軍事威脅，以致需要美國的間接保護，因此70年代制定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之重要前提，即美國不太相信中共有意圖及能力攻打台灣，以致破壞和美國的關係，則台灣當然不需發展核武，以免導致東亞核擴散骨牌效應。

然而，目前蘇聯已瓦解，中國周邊環境不存在重大威脅下，其國防預算仍每年二位數的成長。現在美國對中共攻打台灣的能力及意志的評估已大為提昇，因而須考量爲了台灣和中共開戰的可能。美國會爲了台灣和中共打仗嗎？他當然不望見到台灣被中國拿去，以致使中國得以進入第二島鏈挑戰其東亞既得利益，不過美國和中共合作之利益，一旦高過爲了台灣和中共打仗所須損失的利益，美國是有可能犧牲台灣的，回顧過去半世紀的歷史教訓更明顯可見。

近年來面對台海軍力平衡似乎逐漸對中共有利，一旦中共攻台，若無美國之馳援，台灣恐難自保。³³然而，美國對台之安全承諾有其可質疑性，可能連美國學者自己都難以相信美國會爲了台灣和中共打仗，但又想不出台灣有何其他能真正有效嚇阻中共的方式。不少美國學者提出台灣或許應思考發展一「有限攻擊能力」來嚇阻中共，而核武或許是一些外國學者認爲唯一能令此一嚇阻真正「有效」的關鍵，因而持續有些外國學者提出台灣未來只要堅持自己要有

³³ 2007年11月28日國防部長李天羽在立法院備詢時坦承，每次漢光兵棋推演，如果沒有美軍馳援，國軍與解放軍作戰，國軍最後都戰敗，但解放軍至少也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戰損，解放軍就算贏也是「慘贏」。《蘋果日報》，2007年11月29日。

決定自身前途的權利，則終將發展一「有效的獨立嚇阻能力」。³⁴畢竟美國即使難以爲了台灣和中共打仗，但顯然極不願見到台灣被中共拿去，在目前新局勢下是否會默許台灣強化自身的嚇阻實力，以減輕爲了避免台灣被中共拿去所須付出的代價呢？

1988 年張憲義事件美國強力反對台灣發展核武的主因之一，乃在擔心引起東亞核擴散骨牌效應。然而在多年來朝核危機之衝擊下，目前東亞核不擴散機制已日益動搖。倘若 1988 年張憲義事件出現於日後核武化的東北亞，美國是否仍像冷戰時那樣因應？或將改採「以色列模式」，默許台灣強化自身的嚇阻能力，減輕爲了避免台灣被中共拿去所須付出的代價呢？這亦是日後值得持續關注之發展。

³⁴ 本文結論主在探討美國態度之可能轉變，而非在討論台灣應否發展核武。不同於 1988 年張憲義事件發生之時期，目前台灣應否發展核武之問題可能主要來自台灣內部之意願與共識之欠缺。自從 2005 年國民黨、親民黨主席相繼訪問中國，會見中共黨總書記胡錦濤，大改對中國共產黨之態度後，大力倡導「兩岸和平架構」，難以想像其會主張發展核武。2007 年 11 月 7 日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公布其國防政策，便明言「絕不發展核武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主張台海非核化，也支持東亞非核化。」馬英九，〈國防政策--打造精銳新國軍 確保台海無戰事〉，<http://blog.udn.com/maying9/1355023> (2007 年 11 月 7 日)。至於民進黨，其黨綱中有「非核家園」條款，陳水扁總統亦一再公開宣示決不發展核武。不過仍持續有人質疑堅持主張台灣自己要有決定自身前途權利的民進黨，面對中共日增的軍力，在傳統武力無法有效嚇阻，而美國安全承諾又難以完全依賴下，有可能會思考核武嚇阻一途。2007 年 10 月 19 日立委蘇起便言：「根據他對國際事務的觀察與瞭解，推理到最後就是這個結論(民進黨政府將發展核武)。」《自由時報》，2007 年 10 月 20 日。